

開放文學－諷刺警世－醒世姻緣傳  
第七十二回 狄員外自造生墳 薛素姐伙游遠廟

自古貞娘，守定閨房，共篝燈，禁步中堂。操持井臼，緝補衣裳。無違夫子，成列女，始流芳。

誰知妖婦，不馴

野性，鬧穰穰，舉止飛揚。狐群狗伴，串寺燒香。玷門敗祖，遭戮辱，受驚惶。

——右調《行香子》

狄老婆子亡後，停厝在家，未曾出殯。狄賓梁在祖墳應葬的穴內，擇了上吉的日時，鳩了匠人，■造生墳，每日自己出到墳上，看了一切匠人興作。那親戚朋友都拿了盒酒，去陪伴他管工；又攜了酒肉犒勞那些夫匠，絡繹不絕，直待的工完後止。

一日墳已造完，眾親朋又都出了分金，要與狄員外慶賀壽墳。狄員外懇辭不住，在墳上搭棚擺酒，款待賓客。又背淨所在另搭一棚，安頓家下女人，好理料廚子置辦品肴。調羹，狄周媳婦合幾個丫頭，還合住房子能乾婦人，又請了相大妗子也到棚裡照管。外邊請了相棟宇、相於廷、崔近塘、薛如卞、薛如兼、薛再冬都來陪客。

那日棚內約有三十桌酒席不止，真也是極忙的時候。那日恰好是三月初三，離明水鎮十里外有個玉皇宮，每年舊例都有會場，也有醮事。這些野猩猩婦人，沒有不到那裡去的。既是婦人都去，那些虛花浮浪子弟，更是不必說起。這素姐若也略略的省些人事，知道公公這日大擺喜酒，不相干的還都倩他來助忙料理，你是個長房媳婦，豈可視如膜外，若罔聞知？老侯兩個道婆只來說得一聲，就如黃狗搶燒餅一樣，也不管絆倒跌了狗牙，跟著飛跑。

相大妗子到了棚內，他眼四下一瞧，問道：「外甥媳婦沒來麼？怎麼沒見他呀？」調羹倒也要與他遮蓋，葫蘆提答應過去。但這等希奇古怪的事，瞞的住誰？你一嘴，我一舌，終日講論的都是這事。偏生這一日又弄出一件事來：

這侯張兩個道婆伙內，有一個程氏，原是賣棺材程思仁的女兒，叫是程大姐。其母孫氏。這孫氏少年時節有好幾分的顏色，即四十以後還是個可共的半老佳人，身上做的是那不明不白的勾當，口裡說的是那正大光明的言語。依著他辣燥性氣，真是人看也不敢看他一眼，莫說敢勾引他。街裡上人認透了他的行徑，都替他起了個綽號，叫是「熟鴨子」。這程大姐漸漸長成，熟鴨子的勾當瞞的別人，怎瞞得過女兒？況這女兒生性是個不良之人。母親既是「好者」，他就「甚焉者矣」。或是抽他母親的頭兒，或是自家另吃獨食，大有風聲。只怕那熟鴨子又臭又硬，是個潑惡的兇人，沒人敢理論他。

這程大姐自小許與一個魏三封做媳婦。魏三封雖是個小人家兒子，長到十九歲，出落了一表人材，白白胖胖，大大長長，十八歲上中了武舉第二名，軍門取在標下聽用。因程大小姐小他四歲，魏三封到了十九方才舉姻。程大姐雖然只得十五，卻也是長大身材，人物著實的標緻，倒也真是郎才女貌。誰知合巹之夕，這程大姐把上下衣裳牢牢係了無結，緊緊拴扣堅牢。略略惹他一惹，流水使手推開，啼啼哭哭個不止。絮煩到了半夜，魏三封使起猛性，一把摟在懷中，彩斷了衣帶，剝了褲子，露出那個所以然的物事，朝了燈一看，有甚麼相干是個處子！已是東一扇、西一扇，成了個曠蕩門戶，不知經了多少和尚出入！魏三封怒從心起，一手彩翻，拳撞腳踢，口咬牙嘶，把個程大姐打得象殺豬相似的叫喚。

驚起魏三封的母親老魏，來到房門口敲門，問道：「這半夜三更，你因甚打人家孩子？花枝一般的美人，倒也虧你下得毒手！」魏三封暫住了打，去開門放他母親進房。程大姐得空，扯了一條褲子圍在下面。魏三封一手頓將下來，叫他母親看：「有這般爛貨！」老魏看道：「才得十四五的妮子，如何就這們等的！你也不必打他，你只叫他招得明白，趕五更沒人時候，送他回去便休。」魏三封又逼拷招來。程大姐受打不過，把在家與母親「八仙過海，各使神通」的本事，從頭至尾，一一供招，許多穢褻之言，不堪寫在紙上。

老魏同魏三封開了他的箱櫃，凡是魏家下去的東西盡情留下，凡是他家賠來的物件，一件也不留。五更天氣，同了程大姐送到他家門上，一片聲的敲門。老程婆子孫氏也料得魏三封已有武舉頭巾戴了，又要這頂綠頭巾做甚；又恃女兒甚有姿色，只怕將錯就錯的也不可。尋了尺把白杭細絹，拿了一隻雄雞，把大針在那雞冠上狠掇，掇的那雞冠就如程大姐的那東西一般稀爛，擠出血來，滴在白絹上面，假妝是程大姐的破身喜紅，教程大姐藏在身邊，頭兩夜斷不可依從，待兩三夜後，等他吃醉的時節，然後依他；斷然要把兩隻腿緊緊夾攏，不可拍開，把那絹子墊在臀下。畫定計策施行。誰知魏三封是乾柴烈火，如何肯依？他的圈套眼見得敗露。

孫氏雖然授與了女兒的方略，這夜晚也甚不放心，兩個眼跳成一塊，渾身的肉顫成一堆。及至五更聽得大門打得凶狠，心知是這事發作，戰抖成一塊，叫程思仁起去開了街門。只見程大姐蓬頭燥腦，穿了一條紅褲，穿了一件青布衫，帶上係了那塊雞冠血染的白絹，反綁了手。魏三封自己拿了根棍子，一步一下，打送到他門前，把他賠的兩個櫃，一張抽門桌，一個衣架、盆架之類，幾件粗細衣裳，都堆放在大門口，魏三封在門前跳■著，無般不識樣的毒罵。孫氏起先還強說道：「賊枉口拔舌的小強人！你自恃是個武舉，嫌俺木匠玷辱了你，又爭沒有賠嫁！你誣枉清白女兒，我天明合你當官講話，使穩婆驗看分明！俺才交十五的個幼女，連東西南北也還不曉得，你屈枉他這個營生！」

那時天氣漸次將明的時候，魏三封在街上罵，走路的站住，圍攏了看，四鄰八舍都立在各人的門口聽。孫氏昧了心，照著魏三封強嘴。魏三封自恃著一個武舉，又在軍門聽用，又有幾分本事，理又甚正，豈還容你強辯，出其不意，走向前，一把手去將孫氏■翻倒地，照著那該捱打的去處只管使腳亂踢。

孫氏起初潑罵，後只叫：「魏爺，有話你講就是。你下狠打我，成得甚事？列位高鄰只管袖手看，不肯來拉他把兒？叫他把我一頓打殺，沒的怕展污了街麼？」這些鄰舍方才漸漸的走將上來，將魏三封扯的扯，拉的拉，再三苦勸。魏三封道：「只叫他叫出那爛桃小科子來，剝了褲子，劈拉開腿，叫列位看個分明，我才饒他！」眾人道：「俺雖是沒看的明白，俺也聽的明白。」又對孫氏道：「你自己不長進罷了，你原不該又把閨女這們等的。他『廟裡豬頭是有主的』。你不流水的認不是，還挺著脖子合人強哩！那鄰舍事不干己，你沒等的有人說說，你撒潑罵人！『茅廁裡石頭，又臭又硬』，人不合你一般見識罷了，這魏大哥是正頭香主，指望著娶過媳婦去侍奉婆婆，生兒種女，當家理記，不知那等的指望；及至見了這們破茬，但得己，肯送了來麼？你還長三丈，闊八尺，照著他。若是別人不知道的，你可合他昧著心強。他是面試的主兒，你不流水央及他，要經了官，孩子們禁的甚麼刑法，沒等的套上拶子，下頭就拉拉尿，口裡就招不迭的哩！」孫氏道：「好列位們呀！俺有這事沒這事，也瞞的過列位麼？」眾人道：「罷呀怎麼！他既是屈了這好人了，憑你合他怎麼罷，俺也不管了！」

倒是程思仁逼在門裡，口裡氣也不出，身子也沒敢探探，見眾人要走了開去，只得出來，說道：「列位在上，休要合這老婆一般見識，看我在下沒敢在列位欺心，務必仗賴替俺處處。」眾人又方才站住，說道：「你教俺怎麼替你處？你說說你自己的主意是怎麼樣的。」程思仁道：「任憑魏姐夫吩咐甚麼，我沒有敢違悖的，盡著我的力量奉承。只是留下我的閨女。我還有幾兩棺材本兒哩，我替魏姐夫另尋一個標緻的妾服侍魏姐夫。」孫氏罵道：「沒的放那老砍頭的臭屁！俺閨女臭了麼？癩呀？瞎了呀？再貼給一個！有這們個閨女，我怕沒人娶麼？俺閨女養漢來！沒帳！渾是問不的死罪！」

眾人倒呵呵大笑起來，問魏三封：「魏哥，你的主意何如？」魏三封道：「我也不合他到官，我只拿出小科子來叫列位看看明白，我再把這老私科子踢給他頓腳，把這幾件傢伙放把火燒了，隨那小私科子怎麼樣去！」眾人道：「老程，你那主意成不的。魏大哥，你聽俺眾人一言，看甚麼看？想他這娘兒兩個也差著他甚麼。搖旗打鼓的，魏大哥，你的體面也沒有甚麼好。『好鞋不踏臭屎』，你擦給他，憑他去罷。這沒有叫你立字給他的理。叫他立個字給你，你拿著另娶清門淨戶人家的閨女去。這家子憑他，不許題你魏家一個字兒。這傢伙也不消要他的，值幾個錢的東西？燒了煙扛扛的，叫人大驚小怪。況又風大，火火燭燭的不便。」

孫氏道：「罷呀怎麼！我就立字給他。只不許說俺閨女有別的甚麼事，只說是嫌俺閨女沒陪送，兩口子不和，情願退回另嫁。」眾人道：「就只你伶俐！魏大哥這們個頂天立地的漢子，倒是個傻瓜！你立這們個帖兒，倒拴縛著他，給他個不應罪的帽子坎著！」眾人推著魏三封道：「魏大哥，你家去，叫他寫了帖兒送上門去，如你的意，你就依他；不如你的意，你不准他的就是。俺也就不管他了，臭哄哄的在這裡做甚麼！」

魏三封也就隨機應變，聽眾人勸得回來，好生氣悶。這眾人裡面，推出二位年高有德公正官賈秉公合李雲庵替他代書了伏罪願退的文約，送與了魏三封收執。兩下開交，彼此嫁娶各不相干。文書上面寫道：

立退約，程思仁。因結髮，本姓孫。生一女，十五春，今嫁與，魏三封。昨日晚，方過門。嫌破罐，不成親。來打倒，怒生嗔。踢丈母，打媒人。謀和處，仗高鄰。情願退，免公庭。憑另娶，選高門。人有話，嘴生疔。立文約，作證盟。

魏三封收了約，另娶了親，不與程大姐相干。這程大姐怕的是魏三封要打倒，今已打過倒，這塊悶痞已經割過；再怕的是百眾皆知，壞了體面，不好說嘴降人，如今已是人所皆知，不消顧忌，倒好從心所欲，不必掩掩藏藏。母女爭妍，好生活。這些街鄰光棍，不怕他還似往常臭硬撒潑，踹狗尾，拿鵝頭，往上平走。這舊居住不穩寶殿，搬到兩隅頭路南賃了房子居住。程思仁仍開材鋪，孫氏、程大姐各賣鷄雞，弄得那條街上漸又不安穩上來。這行生意畢竟有些低歹，兩老口攬掇程大姐擇主嫁人。

適值有一個外郎周龍臯喪了偶，要娶繼室。這周龍臯的前妻潘氏，原是做經紀潘瘸子的女兒，人材也算得個醜貨，為人也算得起個不賢良。房中使著個丫頭，又小又醜，他只說周龍臯合他有帳，整日捶楚，陸續也不知打過了幾萬。誰知他還滿了這些棒債，偶然一日就不禁打起來，打不多百把，便把兩隻眼來一瞪，兩隻腿來一伸，跟了個無常飛跑去了！

潘氏見得丫頭死了，丟在家中一孔井裡，泡了半日，又撈將起來，用繩掛在磨屋裡面，說他自己吊死的。丫頭的爹娘哥嫂趕了一陣，打傢伙，罵主人。周龍臯稟了捕衙，拿去每人三十竹板，差了總甲鄉約立刻領回話，一條人命化在水中！誰知人不敢奈何他的，那天老爺偏生放他不過。這潘氏行走坐臥，一飲一食，這丫頭刻刻跟在面前。跟了不上一個月，這潘氏不為一些因由，好好的自己縊死，撇了一個大兒子周九萬，年十七歲；兩個小孩子，一個叫是雨哥，一個叫是星哥，都才十歲上下。

周龍臯出了殯，恨潘氏醜陋不賢，幸而早死，賭氣發恨，不論門當戶對，只要尋一個人物俊俏的續弦。媒婆也上門上戶說了許多，周龍臯都相看得不中意。周龍臯道：「我見兩隅頭賣棺材的鋪裡一個極標緻的女人，年紀約二十以下；一個有年紀些的婦人，也好模樣。你只替我尋的象那個人兒，我才稱心。」媒婆道：「周大叔，你如不嫌，你娶了他何如？俺也正替他踩看著主兒哩。」周龍臯道：「怎麼？莫非是個寡婦？」媒婆道：「周大叔，你難道不曉得這人麼？要好與你老人家科，俺從八秋兒來全你說了。」周龍臯道：「我就不知道哩。你說是誰？」媒婆道：「這是程木匠的閨女，魏武舉娶了去，嫌破茬，送回來的，在娘家住了兩三年，不知怎麼算計，又待嫁人家哩。論人倒標緻，臉象斧子苗花兒似的，可是兩點點腳；要不，你老人家娶了他也罷。」周龍臯道：「呵！原來是他！我每日聽見人說，誰知就在這眼皮子底下。人家沒娶唱的麼？他要肯嫁，我就娶，這有何傷？」媒婆說：「這就不難。俺去說，情管就肯。」

周龍臯打發媒婆吃了些酒飯，催去說這門親事。媒婆到了那裡，說得周龍臯家富貴無比，滿櫃的金銀，整箱的羅段，僮僕林立，婢女成行，進門就做主母。「周龍臯又甚是好性，前邊那位娘子醜的象八怪似的，周大叔看著眼裡撥不出來，要得你這們個人兒，只好手心裡擎著，還怕掉出來哩。」程氏問說：「不知有多大年紀？」媒婆道：「過年才交二十八，屬狗兒的。這十一月初三是他的生日，每年家，咱這縣衙裡爺們都十來與他賀壽，好不為人哩。已是兩考，這眼下就要上京。渾深待不的幾個月就選出官兒來，你就穿袍繫帶，是奶奶了。」

孫氏道：「有撒下的孩子麼？只怕沒本事紮刮呀。」媒婆道：「有孩子都大了，大哥今年十七，小的兩個都十來歲了，都不淘氣。」孫氏道：「呵！這十七的大兒，也是他十一歲上得的呀！」媒婆道：「你看我錯說了。這大哥哥可是他大爺生的，沒娘沒老子，在他叔手裡從小養活，趕著周大叔就叫爹叫娘的，這年根子底下也就娶親哩。」孫氏道：「是他親哥的兒麼？」媒婆道：「可不是親弟兄兩個？只弔了周大叔哩。」孫氏道：「他既有哥，他怎麼又是周大叔？不是週二叔麼？」媒婆道：「爺喲，你怎麼這們好拿錯？」孫氏道：「實合你說：俺閨女只他自家養活的嬌，散誕逍遙的慣，到了這大主子家，深宅大院的，外頭的進不去，裡頭的出不來，奶奶做不成，把個命來驚殺了哩。咱別要扳大頭子，還是一班一輩的人家，咱好展瓜。」媒婆道：「狗！人家大，脫不了也是個外郎，甚麼鄉宦家麼？有規矩！」孫氏道：「咱長話短說，俺不扳大頭子。有十七八的兒，必定有四五十了。俺花枝兒似的人，不嫁老頭子。」

程大姐道：「這不在口說！我沒的是黃花閨女麼？我待嫁，我要親自仔細相相，我怕他麼！」媒婆道：「這說的是。你叫他本人當面鑼、對面鼓的，大家彼此相相極好。老頭子好不雄赳的哩！別說年小的，只怕你這半伙子婆娘還照不住他哩！我是領過他大教的！他前邊的那位娘子，是俺娘家嫂子說的媒。後來我接著往他家走，周大叔為人極喜洽，見了人好合人頑，我也沒理論他。一日，咱西街上一個裁縫家不見了個雞。裁縫老婆喬聲怪氣的罵哩：『偷雞的叫驢子雞巴入你媽！叫駱駝雞巴入你媽！我還不叫驢子合駱駝入哩，我只叫周龍臯使雞巴入！』叫我說：『怎麼！俺周大叔倒利害起駱駝合驢子了！』裁縫婆子說：『怎麼你就沒聽見人說周賽驢麼？』那一日，我又到了他那裡，周大孀子往娘家去了，他又摟吼著我頑。我可心裡想著那老婆的話。我說『拿我試他試，看怎麼樣看。』皇天，你見了，你也唬一跳！叫我提上褲專門的就跑。他的性子發了，依你跑麼？吃了他頓好虧，可是到如今忘不了的了！這顏神鎮燒的磁夜壺，通沒有他使得的！」

程大姐紅著個臉，問道：「是怎麼？」媒婆道：「夜壺嘴子小，放不下去麼！」程大姐道：「這也是個■杭杭子，誰惹他呀！」媒婆道：「你看發韶麼？我來說媒，可說這話，可是沒尋思，失了言。」程大姐道：「這有何妨？我這個倒也不懼，我嫁他。你約個日子請他過來，俺兩個當面相。你的話也都聽不的。」媒婆道：「明日人家娶親，必定是個好日子，就是明日不好麼？」孫氏合程大姐俱應允了。媒婆回周龍臯的一面之辭，不必細說。

到了次日午後，周龍臯換了一身新衣，同了媒婆，竟到程木匠家內。恰好程木匠替人家合材出去，不在家內。孫氏合程大姐將周龍臯接入裡面，看得周龍臯：

頭戴倭段龍王帽，身穿京■土地袍。腳登寬綽綽鞋，腿綁窄溜溜絨襪。寡骨臉上落腮胡，長疤疤冒東坡豐致；鷹嘴鼻尖騰蛇口，尖縮縮賽盧杞心田。年當半百之期，產有中人之具。

周龍臯看那孫氏的形狀：

面中傅粉，紫膛色的胸膛；嘴上塗朱，白玉般的牙齒。鼓澎澎一個臉彈，全不似半老佳人；飽撐撐兩隻奶膀，還竟是少年女子。雖是一雙蹺腳，也還不大半籃；應知兩片騷扶，或者妙同五絕。見景生情，眉眼俱能說話；隨機應變，笑談盡是撩人。

又看那程大姐怎生打扮，何等人材，有甚年紀。只見他：

松花禿袖單衫，杏子大襟夾襖。連裙綽約，軟農農瑩白秋羅；繡履輕盈，短窄窄猩紅春段。雲鬢緊束紅絨，腦背後懸五梁珠髻；雪面不施白粉，耳朵垂貫八寶金環。腰肢不住常搖，好似迎風弱柳；頸骨盡時皆顫，渾如墜雨殘荷。十指春纖時掠鬢，兩池秋水屢觀鞋。開言噴一道香風，舉步無片絲俗氣。生就風塵妙選，蘇小小不數當年；習來桑濮行藏，關盼盼有慚此日。

三人相見已畢，上下坐定。媒婆往後面端了茶來。吃茶已過，孫氏問道：「娘子是多咎沒了？閨子醜陋，只怕做不起續娘子哩。你今年旬幾十了？」周龍臯道：「我今年四十五歲，房中再沒有人，專娶令愛過門為正，不知肯俯就不？」孫氏道：「大閨女二十五歲哩。要閨女不嫌，可就好。我也主不的他的事。」程大姐道：「要嫁人家，也不論老少，只要有緣法。」彼此你一言，我一語，男貪女貌，女慕男財，一個留戀著不肯動身，一個拴縛不肯放走。

將已日西時分，孫氏料得女兒心裡勾當，把預備下的酒菜，搬在桌上，暖了酒，讓周龍臯坐。周龍臯道：「還沒見喜事成與不

成，就先叨擾？」孫氏道：「看來這事沒有不成的。姐夫貴客，只是不該褻瀆，看長罷了。」周龍臯坐了客位，孫氏、程大姐打橫相陪。媒婆端菜斟酒，來往走動。周龍臯不知真醉假醉，靠在倚背上打呼盧。

天色又漸漸的黑了，足有起更天氣。媒婆將周龍臯搖撼醒來，說道：「天已老昏晚了，你不吃酒，留下定禮，咱往家去罷。」周龍臯道：「你先去罷。我醉得動不得了，再在椅子上打個盹兒好走。」媒婆道：「你可同著我留下定錢。」周龍臯從袖子裡掏出來了兩方首帕、兩股釵子、四個戒指、一對寶簪，遞與媒婆手內。媒婆轉遞與孫氏道：「請收下定禮，以後我就不敢合你你我的了。你就是程老娘，你閨女就是周大孀子了。我待家去哩，我明日到周大叔宅裡去討娶的日子罷。」孫氏道：「你稍待一會。」隨往屋裡取了二百黃錢遞與媒婆道：「權當薄禮，等閨女娶時再謝。」

媒婆收得先行，周龍臯仍靠了椅子坐著。程大姐道：「他酒醉去不的了，你收拾個鋪留他睡罷。」孫氏道：「另收拾什麼鋪，就叫他往你屋裡睡罷。你待脫不了是他的人哩。」

程大姐就先往房裡收拾鋪蓋齊整，周龍臯方才醒轉，說道：「有酒篩來，我爽利再吃他兩鐘好睡覺。」孫氏將酒斟在一個大鐘之內，周龍臯從袖中不知摸索了點子甚麼杭杭子，填在口裡，使酒送下，還裝著醉。孫氏合程大姐扶到房中，娘女兩個替他解衣摘網，放他在牀上被內。周龍臯見孫氏出去，從新起來把程大姐摟在懷中。以至吹燈以後的事體，可以意會，不屑細說。清早起來，你歡我喜，擇了個吉日娶過門去。

這周龍臯年近五十，守了一個醜婦，又兼悍妒，那從見有甚麼美色佳人。後來潘氏不惟妒醜，又且衰老。過了這等半生，一旦得了這等一個美人，年紀不上二十，人材可居上等，閱人頗多，久諳風花雪月之事，把一個中年老頭子，弄得精空一個虛殼。剛得兩年，周龍臯得了傷寒病症，調養出了汗，已以好了八分，誰知這程大姐甚不老成，晚間牀上七七泄泄的致得周龍臯不能把持，翻了原病。程大姐不瞅不彩，兒子們又不知好歹，不知幾時死去。到了晚間，程氏進房，方才曉得。

自周龍臯死後，這程氏拿出在娘家的舊性，無所不為。周九萬不惟不能防閑，且更助紂為虐。這玉皇宮打會，這程氏正在裡邊逐隊。素姐跟了這一伙人致出甚麼好事！這程大姐因去上廟，惹出一件事來，自己受了凌辱，別人被了株連。其說甚麼，些須幾句，不能說盡，還得一回敷衍。